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

758

山东大学出版社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 鲍时祥

责任校对: 郝凤祥

古籍整理研究论丛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
*

850×1168毫米 1/32 11.375印张 296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7—5607—0466—2/Z·24

定 价: 0.20元

说 明

为了及时发表本所部分科研成果，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编辑了《古籍整理研究论丛》。这本《论丛》，算是第一辑，今后还准备陆续编下去。

高亨、殷孟伦、萧涤非、王仲荦四位教授都曾为本所兼职研究员、学术带头人，其中萧先生、王先生还曾兼任本所副所长。他们都为本所的创立和发展付出过劳动，花费了心血。本辑《丛论》收录了四位先生的遗作，以示缅怀之意。前辈学者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不懈追求，永远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编 者

目 录

《杜诗体别》引言	萧涤非 (1)
《山东文献书目》编纂始末	
——兼评(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	王绍曾 (5)
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	
的流传	董治安 (33)
关于《穆天子传》出土、整理、流传诸问题的	
考辨	郑杰文 (57)
《潜夫论·志氏姓》斟论	朱正义 (77)
读《匡谬正俗》札记	刘晓东 (90)
吕温诗文系年述略	霍旭东 赵荣蔚 (104)
刘向刘歆文献学简论	杜泽逊 (131)
赵执信《饴山堂集》版本简介	刘聿鑫 (148)
试论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	王承略 (154)
评校补本《中国藏书家考略》	
——与郑逸梅先生商榷	刘心明 (167)
《尔雅》郭注纂疏	殷孟伦 (178)
古韵鱼部原读考	高 亨 (199)
从《毛传》中有关词法问题的注解看战国秦汉	
之际的词法学观念	冯浩菲 (204)
《广雅疏证》语源研究管窥	林开甲 (218)
唐西陲物价考	王仲荣 (229)

漫谈古籍中的二十八宿 徐传武 (252)

论我国古代两种不同的世卿世禄制度 任 重 (275)

论庄子学派与商宋特定环境

——兼谈庄周之本邑及其对庄子学派之影响 庄大钧 (291)

汉小说思想内容概观 王培元 (308)

荀悦《申鉴》的社会政治思想与经学思想 张 涛 (326)

古籍整理资料工作浅探 俞黎华 (343)

《杜诗体别》引言

萧涤非

杜诗，盖难言之矣；昔人之论，亦既备矣。兹所欲重为揭橥者，约有二义：

其一曰“真”。诗莫贵乎真，有真情，虽匹夫匹妇，亦能有好诗，不求传而人自为之传。无其情而勉强为之，则假诗而已，虽鸿词博学，亦难必其一句之幸传。此考之文学史而确乎无可疑者。杜诗之不可及，亦正在有真情。王文禄《诗的》云：“杜诗意在先，诗在后，故能感动人；今人诗在先，意在后，故不能感动人。盖杜遭乱，以诗遣兴，不专在诗，所以叙事、点景、论心，各各皆真，诵之，如见当时气象，故称‘诗史’。今人专意作诗，则惟求工于言，非真诗也。”可谓片言扼要。然观杜诗云“老年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则老杜固已自道之。以杜之才学工力，犹不能以伪为，必待情而动，况吾人乎？

其二曰“大”。诗固贵“真”，亦忌尘琐，求田问舍，必非作者。然此实有关乎个人天赋之厚薄，学养之浅深。故“真”，人尚可能；而“大”，则非尽人皆能。古今以诗鸣者众矣，而杜独以“诗圣”称者，岂仅以其“温柔敦厚”，“民胞物与”，虽当飘泊支离之际，仍未尝忘家国生民哉？今集中爱国仁民，伤时悯乱之作，犹可复按，一若出诸其肺腑者然。昔贤谓老杜“诗外别有事在”，而杜亦自云“礼乐攻吾短”，又云“吾道属艰难”，则其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也。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

诗至今日，虚伪极矣。“学养”二字，尤不屑谈，故大率皆门面语耳。既以自欺，安能动人？善夫，庄生之言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斯言也，可通于诗矣。吾人纵不能为老杜之“大”，犹当效法其“真”，则于诗之一道，庶几有所得乎。

杜诗笺注最多，编制亦颇不一。有分类者，有分古、近体者，亦有编年者。编年自较善，然而一时之作，古律参差，纷然杂陈，于初学颇亦未便。窃谓诗至杜而集大成，兼得古今体裁而各极其致。昔元稹氏谓“尝欲条析杜诗，体别相附”，兹编盖有取于元氏之言。首绝句，次五、七言律，又次五、七言古，时间有限，未遑备录。各体中仍以写作先后为序，并略采前修言论，冠诸各体之前。其有必须注释者，则附诸各首之后，以省抄写而资观摩焉。

1948年秋萧涤非识于青岛

【附记】

1986年应《晋阳学刊》之约，我曾代为撰写父亲萧涤非传略。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的一部解放前写的讲义——《杜诗体别》，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那是在抗战的乱离逃难中，父亲有感于时事，开始潜心治杜。后来，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父亲重返青岛山东大学，第二年即1948年，他首次开课讲杜诗，便印发了这一数十万字的讲义。（父亲回忆说，记得李希凡同志曾旁听过这门课。当时美军仍占据山大校本部，课是在铁皮子房里上的。）

在我看来，这部讲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编写体例。以诗体为序，寓编年于分体之中，这与父亲后来出版的《杜甫研究》下卷及《杜甫诗选注》的体例截然不同。后者是以年代为序，寓分体于编年之中。二是方便初学。在每一诗体之前，都汇集了前人有关这一诗体的详细评述，这样，既可较全面地了解杜诗在某一诗体上的成就，又能大致地掌握这一诗体的基本特点和作法。尽管清人卢世澐《读杜私言》、浦起龙《读杜心解》等，都已采用更完备的分体方法，但在父亲却是独辟蹊径的，因为那时兵荒马乱，图书匮乏，他根本见不到这些书。所以后来他也就把这份额讲义搁置了。

讲义前面的《引言》，虽用文言所写，但却好读。父亲本拟收入再版的《杜甫研究》，忙中遗漏了。我写《传略》时曾作过介绍。《引言》主要说了三点：一、讲义体例。文中说：“昔元稹氏谓：‘尝欲条析杜诗，体别相附’，兹编盖有取于元氏之言。首绝句，次五、七言律，又次五、七言古。”父亲当时曾认为：“编年自较善，然而一时之作，古律参差，纷然杂陈，于初学颇亦未便。”更何况“诗至杜而集大成，兼得古今体裁而各极其致”。二、杜诗特点。文章认为这特点有二：一是“真”。指出“杜诗之不可及，在有真情”，并引证了庄子的一段极精彩的话。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读后，也深有同感地说：“‘真’能动人也！”二是“大”。指出“杜诗之伟大，实有得于学养”，这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第三点，是如何学杜。文中说：“吾人学杜诗，岂徒曰学其诗而已，固将学其人，学其志也。不学其人，而徒注目游心于文字之间，则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虽学犹之未学。”还说：“吾人纵不能为老杜之大，犹当效法其真，则于诗之一道，庶几有所得乎。”这些话，我以为都是父亲的经验之谈，至今仍不无参考的意义，值得我们、尤其是杜甫研究者的注意。

董治安教授正在编书，询问老先生们的旧稿，现征得父亲同

意，因抄以付之，并述经过如上。

萧光乾

1990.7.26

《山东文献书目》编纂始末

——兼评(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

王 绍 曾

近几年来，我们在从事山东地方文献整理的时候，经常要利用(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但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光绪)《山东通志·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纂修于清末光、宣之间，由著名学者孙葆田、法伟堂、宋书升等主持其事，著录山东先贤著作10,831部，不可谓不富；而且多数都撰有提要，比起清代其他各省《通志·艺文志》仅著录书名者，有上下床之别。然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点：在图书分类体系上，墨守四部陈规，虽然《书目答问》早已将丛书于四部之外，另立部类，《艺文志》仍以丛书列入子部。四部中的类编和丛书，与单行著作杂糅其间。多数类目，仅能按作者时代顺序排比，未能于二级类目中就书的不同性质分设三级类目，以史部传记类为例，总传、别传、年谱、家谱、家传、混杂不分；又如金石类，对金、石、玺印、玉、匋、竹木不加辨别，故图书类例，每多淆乱。图书归属不当，有应属甲类而误入乙类者，尤不胜数。如汝霖直《周易分野》、《费氏易林》，为子部术数类易占之书，误入经部易类；南齐臧荣绪《晋书》，应入史部别史类，误入正史；清黄恩彤《三国书法》应入史部史评类，误入正史；明毕日澐《浪游记》，应入史部地理类，误入传记类。清王守训《水源录》为史部传记类姓氏之书，误入地理类。宋颜延之《纂要》，明焦竑《焦氏类林》属子部类书，误入小说；明萧协中《泰山小史》，明黄宗昌《崂山艺文志》，均属史部地理类，误入集部别集类。至著

录之书，书名、卷数与流传本每多不符，著者姓名，亦偶有舛误。如清匡文煜《读易拾遗》，据清乾隆四年刻本，应为《读易拾遗抄》；清姜其垓《周易古本集注》八卷，据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应为十二卷，首二卷，末三卷；清李桐《五峰山手镜》，不分卷，据安乐延年室丛书本，应为《五峰山志》二卷；明冯惟健《陂门集》，据明嘉靖十年冯惟潞刻本，应为《陂门山人集》；清徐田《栩野诗集》，据民国二十年鉴庐丛刊本，应为《栩野诗存》；清田肇丽《有怀堂诗文集》一卷，据德州田氏丛书本，应为《有怀堂文集》一卷，《诗集》一卷；明李若讷《四品稿》十卷，《杨花诗》三卷，据明天启刻本，应为《四品稿》九卷，《杨花诗》一卷；明王若之《诗卷》二卷，《续》一卷，《启稿》一卷，《薄游书牍》一卷，据《佚籍姑存》本，应为《游草》一卷，《诗卷》一卷，《津门中都启笈》一卷。著者姓名误题者，如《齐鲁古印据》误高庆龄为高广龄，《续齐鲁古印据》误郭裕之为郭祐之。如此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艺文志》最严重的缺点：一是著录之书存佚不分，确有刻本、稿本、抄本流传的山东先贤著作，反而大量脱漏；二是很少记注版本。

现在着重谈谈脱漏的问题。唐以前山东先贤著作，虽然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但大都早已亡佚。其中少数有后人辑本，尚可窥见一二。《艺文志》不论存佚，悉数著录，未能按朱彝尊《经义考》和孙诒让《温州经籍志》的体例，分“存”、“佚”、“阙”、“未见”的四柱法加以区别，因此很多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清人著作，除少数实有其书外，多数是根据府志、县志的艺文志或采访册入录，这些书到底有无刻本、稿本、抄本流传是不清楚的。这样在《艺文志》中势必出现虚目。虽然《艺文志》著录在万种以上，实有之书超不过五千种。与此相反，确有刻本、稿本、抄本流传的著作却未见著录。这主要是因为纂修《艺文志》的时候，通志馆不可能象国家纂修史

志目录那样充分利用馆藏藏书，也不可能为了纂修《艺文志》去四方征集。又缺乏可以利用的书目。在那个时代，大量图书都由私人典藏，多数藏书家和作者的后人，大都秘不示人。虽然当时刻印已相当普遍，但财力比较富裕的家庭究属少数，很多著作，仅赖抄本流传。这就在客观上给山东通志馆以限制。《艺文志》失收大量山东先贤著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某些著作的脱漏，与主稿者的认识有关。如周秦诸子中的墨翟，是鲁国人，早见于《吕氏春秋·当染篇》，后来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墨子闲诂》附录《墨子传略》中明确指出：“或以为宋人者，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墨子是鲁人，近代学者考证均无异辞。《墨子闲诂》刊印于光绪二十年，孙葆田等不可能不见，然而《艺文志》竟不加著录，这不能不是一种疏失。我们这次编纂书目，发现《艺文志》不光脱漏大量清人著作，就连唐宋以前人的著作也有不少脱漏的。唐以前山东先贤著作，虽然多半亡佚，但清代学者袁钧、马国翰、黄奭、王谟、王仁俊等都有辑本，使古书佚而复得。《艺文志》对辑佚之书，仅著录孔广林、马国翰辑本（孔广林辑本仅限于郑玄佚著），很少著录其他各家辑本。即使是马国翰辑本，也每多缺漏。例如齐明僧绍《周易系辞明氏注》一卷，梁伏曼容《周易伏氏集解》一卷，魏王肃《尚书王氏音》二卷，《石经尚书》，《三字石经尚书》，《今文尚书》，汉郑玄《仪礼注》十七卷，《孟子注》一卷，《国语音》一卷，《艺文志》均无著录。其他类目，也有类似情况。山东先贤经注，除马国翰辑本外，尚有其他各家辑本，如汉伏胜《尚书大传》一卷，《补遗》一卷，有卢文昭、孙之騄、袁钧、黄奭、任兆麟、王谟、王仁俊诸家辑本，《尚书大传佚文》一卷，《补遗》一卷，有王仁俊辑本，汉张霸《尚书百两篇》，有王谟、黄奭辑本，汉郑玄《尚书注》九卷，有袁钧辑本，郑玄《尚书古文注》一卷，有黄奭辑本，郑玄《书赞》一卷，有王仁俊辑本，郑玄《尚书略说注》一卷，有袁钧辑、袁尧年校补本。

类似这样的辑本，有助于全面了解、进一步整理山东先贤著作，《艺文志》不加著录，是不对的。至于马国翰蒐辑的佚书中，有很大一部分非山东先贤著作，这是马氏一生心力所寄，我们仍然应该把它看成是马氏的著作。《清史稿艺文志》把清人辑佚书附于各类之后，最为得体。《艺文志》对马氏蒐辑的非山东先贤著作，芟而不录，仅于四部中分别著录《玉函山房辑佚书》若干卷，这是无济于事的。《艺文志》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有讖纬著作，概不收录。例如郑玄注《尚书考灵曜》、《尚书帝命验》、《尚书璇机铃》、《尚书纬刑德放》、《尚书纬运期授》各一卷，《尚书中侯郑注》六卷，郑玄《尚书五行传注》一卷，均未著录。这类讖纬著作，不能一概把它看成是妖妄怪诞的东西。现代科学证明，讖纬著作中，含有可宝贵的资料，例如《尚书考灵曜》中，就有“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的说法，证明我们的先民早就发现地球是一颗行星，足以打破天动而地静的旧学说。^①《艺文志》不著录山东先贤的讖纬著作，这无异因噎废食。

唐以前山东先贤著作《艺文志》脱漏的远不至此。例如汉东方朔《探春历记》一卷，有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后魏崔鸿《前赵录》一卷，《后赵录》一卷，《蜀录》一卷，《后蜀录》一卷，《前燕录》一卷，《后燕录》一卷，《北燕录》一卷，《南燕卷》一卷，《前凉录》一卷，《前秦录》一卷，《后秦录》一卷，《西秦录》一卷，均有清王仁俊辑本；刘宋王韶之《晋安帝纪》一卷，有清黄奭辑本。《太清记》一卷，有说郭（宛委山堂本）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唐段成式《异疾志》一卷，《诺皋记》一卷，《支诺皋》一卷，有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夜叉传》一卷；有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剑侠传》四卷，有古今逸史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聂隐娘传》一卷，有古今说海

^①转引自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4页（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

本，唐王洙《东阳直怪录》一卷，有说郭（宛委山堂本）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宋元人著作脱漏的，如宋王素《文正公（旦）遗事》一卷，有百川学海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宋周密《纲目疑误》一卷，有说郭（宛委山堂本）本，《西湖游幸记》一卷，有香艳丛书本，《绍熙行礼记》一卷，有说郭（宛委山堂本）本，元吕宗杰《书经补遗》五卷，有宛委别藏本、涵芬楼秘笈本。《艺文志》脱漏的明人著作，如焦竑的《易筌》六卷，有明万历四十年刻本，刘凤翔《四书鞭影》二十卷有明天启刻本、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佚名辑《增修孔庭纂要》十卷，有正德十六年刻本，徐与参《本朝忠义录》十六卷，有明崇祯十六年刻本，李昆《东周小稿》五卷，有明嘉靖三年武林黄绶寻刻本，刘鸿训《皇华集》十三卷，有明天启间朝鲜刻本，张后觉《弘山集》四卷，有康熙三年毕忠吉在邑王先生合刻本。这里我不想一一列举。姑举两种著名的丛书，一种是明葛弘生的《东山葛氏遗书》三种八卷，有清嘉庆九年东山葛氏树滋堂刻本，另一种是明叶廷秀的《叶润山辑注全书》，有崇祯刻本。原来我对叶廷秀也不甚了解。有一次崔介同志给我谈起山东榆园军起义时，提到叶廷秀，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中国丛书综录》中发现，《叶润山辑著全书》收录叶氏辑著二十七种（刘宗周二种及《名宦录》、《乡贤录》除外）。同时了解叶氏是著名的抗清英雄，山东榆园军领袖之一，早年师事理学大师刘宗周，造诣渊深。崇祯中历南京户部主事，因抗疏救黄道周，遭戍福建，处之泰然，道周深服其养。福王时召为金都御史。南都既覆，唐王召拜左金都御史，进兵部右侍郎。清顺治四年（1647明桂王永历元年），以黄冠至沛县访阎尔梅，共谋抗清。旋以山东榆园军起义，还濮州参加。顺治八年（1651）榆园军再起义，为清军所执，被解至东昌，壮烈牺牲。①我细检《艺文志》，仅根据府志著录了《素园

①张萱《明清江苏文人年表》617、644页。

遗书》^①，此书既无卷数，又无版本，存佚无所稽考。此外，著录了《偶言》四卷，《诗谭》十卷。所有《续诗谭》、《素园诗》、《就正录》，《和朱文公感兴诗》、《和敬学诗》、《和敬学诗续集》、《远道随笔》各一卷，以及与黄道周、董养河合撰的《西曹秋思》一卷，见《四库总目》存目者，全都失收。《艺文志》的编者，根本不知道有《东山葛氏遗书》和《叶润山辑著全书》。其他明人著作仅有稿本、抄本流传而脱漏者，那就不足为奇了。

脱漏最多的是清人著作。这里我先不说稿本、抄本，就是有清刻本的脱漏也很严重。例如吴脉畹的《周易八宫纳甲》、《易经卦变解八宫说》一卷，有昱青堂集三种本。^②和瑛《读易汇参》十五卷，有道光刻本。张谦宜《幽节录》一卷，有康熙刻本。孔宪彝《内阁汉票签中书题名》一卷，《续编》一卷，有清刻本。孔衍海《网里纂要》十卷，有康熙刻本。孔庆霭等《衍元小草》二卷，有光绪二十四年清苑官廨刻本。郭恩敷《新法勾股引蒙细草》二编，有光绪二十六年刻本。脱漏清人别集，更指不胜数。单就康熙间人的别集来说，如张贞《杞田集》十四卷，有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阁刻本。赵执珩《知畏堂诗集》五卷，《诗余》一卷，有清乾隆二十七年知畏堂刻本。颜光敏《颜学山近稿》一卷，有阙里颜氏丛书本。张谦宜《家学堂遗书》二种、十四卷，《现斋诗选》二卷，《补遗》一卷，有清乾隆二十三年胶州滋辉祖刻本。赵国麟《与点集》一卷，有清泰安赵氏家刻本。又如王清《留余堂文集》一卷（《艺文志》仅著录《留余堂诗集》一卷），姚炳《荪谿集》十三卷，王旻《硕园诗稿》十三卷，宋永清《鸡翁诗草》不分卷，高景芳《红雪轩稿》六卷，胡文华《桂林破愁集》四卷，孙贲《玉照堂集》不分卷，都是精康

①见《艺文志》3782页上（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②《易经卦变解八宫说》，尚有《蓬莱吴濯先著述三种》本。

熙刻本，《艺文志》概未著录。有些书《艺文志》的编者明明是知道的，但由于未亲见其书，或未认真核对，因此往往著录不全。如清黄鑑世辑《即墨黄氏诗钞》，收即墨黄氏明清人别集十七种十七卷，清乾隆三十二年盐官官署刻本。《艺文志》别集类曾据《黄氏诗钞》著录了十三种十三卷，失收清黄贞麟《扶山堂诗集》、清黄坦《紫雪轩诗集》、清黄壘《友晋轩诗集》、清黄垆《夕霏亭诗集》四种四卷。清黄克中《涵清馆诗》一卷，《艺文志》虽已著录，但竟不知此书有《黄氏诗钞》本。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正因为《艺文志》存佚不分，脱漏过多，且又不记注版本，因此，从先秦到近代现存山东先贤著作的家底是不清楚的。希望凭借《艺文志》作为整理山东文献的依据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下决心在《艺文志》的基础上重编一部《山东文献书目》。经过多年来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以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主，核对了国内外大量记注版本、特别是著录著者籍贯的书目，终于初步摸清了从先秦到近代现存山东先贤著作的家底，编成这个书目。所有分类体例、著录方法，都参照《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在“编例”中作了详细说明。应该表示感谢的，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博物馆崔巍同志的协作，把她编的《山东省博物馆馆藏山东人著作目录》交给我们使用。初稿完成后，又承山东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徐明兆同志的协助，指定由贾秀丽同志核对、加注、增补了省图的馆藏。使这个书目成为全国馆藏和省博、省图、山大的联合目录性质，既丰富了书目的内容，又增加了书目的实用性。值得一提的是，书目不只著录了山东先贤著作，还酌量收录了与山东文献有关的非山东先贤著作。这类著作，按类附丽于山东先贤著作之后，作为附录，书名一律低一格，以示区别。唐以前山东先贤著作的不同辑本，附于孔广林、马国翰辑本之后。如马国翰并无辑本，仅有黄奭或王仁俊辑本者，因原著者为山东先贤，虽辑